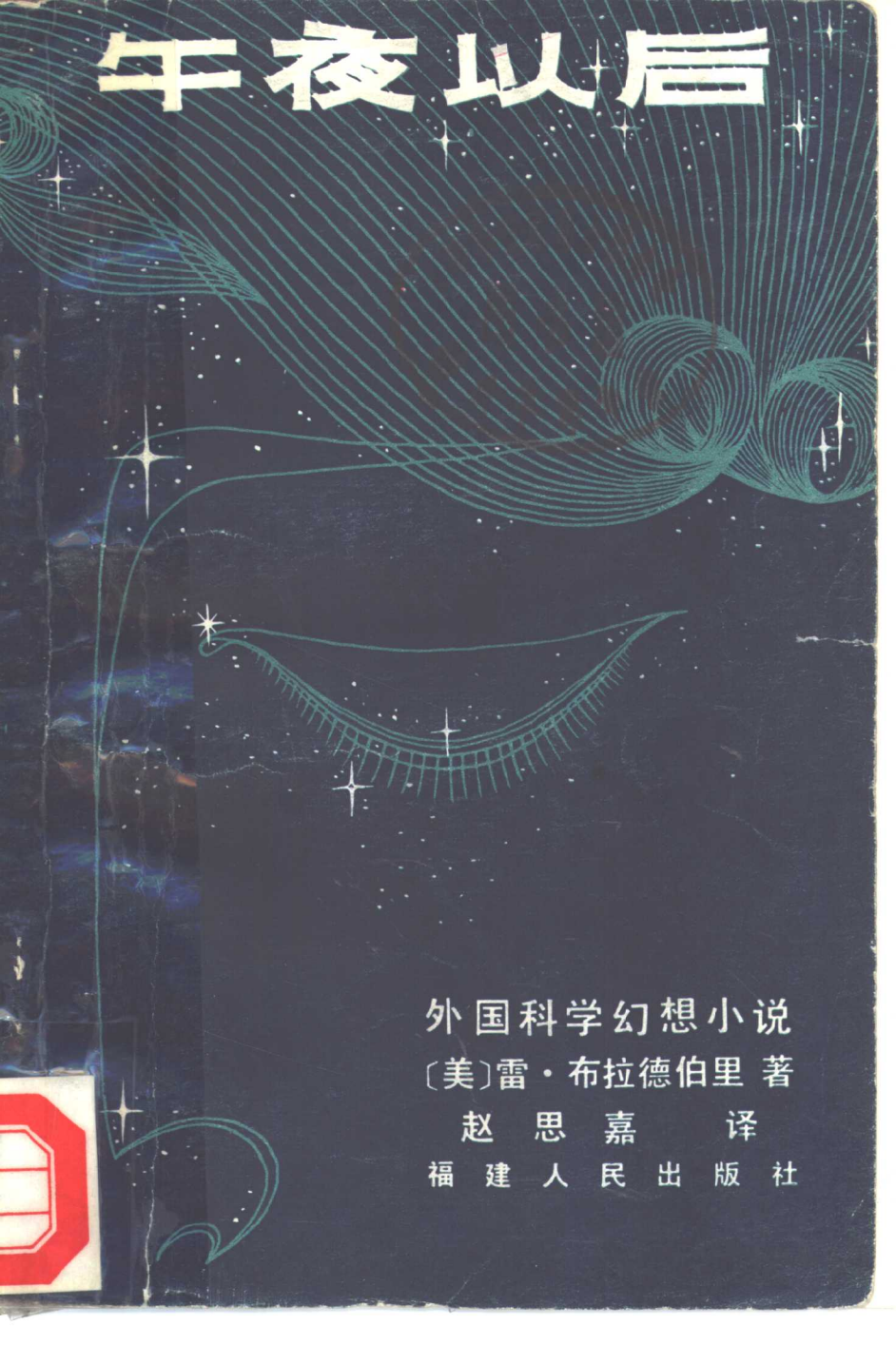


午夜以后



外国科学幻想小说

〔美〕雷·布拉德伯里 著

赵 思 嘉 译

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

外国科学幻想小说

〔美〕雷·布拉德伯里 著

赵思嘉 译

午夜以后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午夜以后

〔美〕雷·布拉德伯里著

赵恩嘉 译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9印张 1插页 183千字

1981年12月第1版

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800

书号：10173·259 定价：0.70元

目 录

蓝色的瓶子.....	(1)
见过老爸爸的鸚鵡.....	(14)
内心如焚的人.....	(35)
一块木头.....	(46)
弥赛亚.....	(52)
马加V号——肖伯纳.....	(66)
一次妙绝的谋杀.....	(81)
替罪羊.....	(91)
没法捱过星期日.....	(105)
疗疯药.....	(117)
生活里的阴影.....	(135)
愿望.....	(168)
永恒和地球.....	(181)
真正的智慧.....	(203)
宝贝阿道夫.....	(221)
杰米的奇迹.....	(242)
黑面包.....	(254)
午夜以后.....	(260)
我不是给过你一块巧克力吗!	(268)

蓝色的瓶子

日晷仪碎成了白色的小石子。天上飞的鸟儿被埋进了古老的石头和沙子堆里，它们的歌声也一起被淹没了。干涸的海底积满了尘土，当风儿命令它再来一次旋涡时，尘土涌上了陆地，满天飞扬。城市被静寂深深地笼罩着，成了贮藏和保存时间的仓库，成了安宁和记忆的深渊。

火星灭亡了。

然后，在万籁俱寂中，从远方传来了虫鸣声。在那些肉桂色的山坡间，声音变得越来越响，在烈日炎炎的空气中回荡，震撼了公路，震得尘土在那些古老的城市里飘扬。

声音嘎然而停住了。

在一片静寂中，阿伯特·培克和伦纳德·克雷格顶着中午的骄阳，坐在一辆破旧的越野车里，注视着一座死城。它在他们的视线中岿然不动，只是等待着他们的叫喊。

“喂！”

一座水晶塔楼倒在那松软的尘雨中。

“喂！”

又一座倒了下来。

培克的叫喊犹如死亡的召唤，使一座又一座塔楼相继倒

坍下来。有着巨大的花岗石翅膀的石兽向庭园和喷泉猛扑下来。他的叫唤仿佛使它们复活了，它们应诺，呻吟，破裂，倾斜，抖动，犹豫着，然后又歪着大嘴，瞪着双眼，露出尖利、饥饿的牙齿，象榴霰弹似地纷纷撒在瓷砖上。

培克等待着。不再有塔楼倒塌了。

“现在进去安全了。”

克雷格站着没动：“为了同样的原因吗？”

培克点点头。

“为了一个该死的瓶子。我真不明白。为什么大家都要它？”

培克下了车。“那些找到它的人，他们从不讲出来，从不解释。但是瓶子的年代已经很久了，象那沙漠和那干涸的海洋一样年深日久。里面可能什么都有，传说里就是这样讲的。正因为它什么都能装，才激起人们的欲望。”

“是你的欲望，而不是我的，”克雷格说，嘴唇微微动了一下，眼睛半张半闭，稍微有点感兴趣的样子。他伸了一个懒腰：“我只是坐车来旅行一次。与其坐在太阳底下，还不如看你干吧。”

培克是在一个月前、还没有碰到克雷格的时候，捡到这辆旧越野车的。它是当人类向星球进军的时候，对火星第一次工业入侵结束后的遗留物之一。培克把它修理了一下，开着它从一座死城到另一座死城，穿过了那些懒汉、散工、游民和梦游者的国土；那些人就如他和克雷格一样，从来不想多干活，因而认为火星倒是一个好地方。

“五千年前、一万年，火星制造了那个蓝色的瓶

子，”培克说，“是用火星玻璃吹出来的，以后就丢失了又找到，找到了又丢失。”

培克注视着暑气逼人的死城回顾着：我至今简直一事无成。其他人，比我强的人做出了大事情，到水星或者金星上去了，到太阳系之外去了，只有我留在这里。然而，蓝色的瓶子能改变这一切。

他转身离开车子走去。

克雷格也下了车，轻松自如地跟在他后面：“你已经找了十年了吧？整天废寝忘食，汗流浹背地寻找。你急切地想得到那个该死的瓶子，可是对里面装些什么却又一无所知。你是个傻瓜，培克。”

“住嘴！”培克说，一面用脚踢开那些挡道的小石子。

他们一起走进了那座毁灭了的城市。脚下的瓷砖上镶嵌着火星人和早已绝迹了的野兽的图案；微风吹拂着覆盖在图案上的尘土，使得那些图案若隐若现。

“等一等，”培克说着用手圈在嘴巴上大喝一声“喂！”

“……喂！”随着回声，城楼倒下了，喷泉和石柱交叉地叠在一起。这些城市就是这个样，有时候，只要说一个字，那些和交响乐一样壮观、和谐的塔楼就会立即倒坍。这就象眼看着巴赫的大合唱土崩瓦解。

一会儿，城市成了一片废墟。尘土平息后，只剩下两座建筑物安然无损。

培克走上前去，一面向他的朋友点头示意。

他们开始搜寻。

克雷格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，停下来说：“在那个

瓶子里，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折叠起来的女人，就象一只锡制的杯子和一种日本花一样，放到水里，就会自行绽开。”

“我不需要女人。”

“或许会需要的。或许你从来没有过一个真正的女人，一个爱你的女人，所以你偷偷地希望她就在里面。”克雷格嘟起了嘴，“或者，在那瓶子里，有你童年时代的东西：一个湖，一棵你爬过的树，绿色的草地，几只蟋蟀，全部聚集在一起了。你认为怎样？”

培克的视线集中在远处一个焦点上，回答说：“有时候，差不多是这样想的。过去——地球。我不知道。”

克雷格点点头，“瓶子里究竟装的是什麼，那要瞧看的人是谁了。如果里面有一口威士忌的话——”

“那就一直看下去吧，”培克说。

有七个房间堆满了光彩夺目的东西：红色、粉红、黄色、紫色和黑色玻璃制成的桶、坛、壶等，从地板上一直堆到天花板。培克把它们一一打碎，扔了出去，免得以后在这些东西中翻寻。

培克搜完了一个房间，准备侵入下一个房间。他几乎害怕再搜寻下去，害怕这次他会找到它；那样一来，搜寻就要告终，其意义也将从他的生活中消失。十年前，他在从金星到木星去的路上，从火星旅行者那里听说了蓝色的瓶子的传说以后，他的生活才开始有了目的。从此，他的心里一直燃烧着一团火，如果处理得当，找到瓶子的希望将充实他的整个生活。以后的三十年里，他可以小心翼翼，但不能太努力

地进行他的搜寻，更不能公开承认并不是瓶子本身，而是这些搜寻、奔波、追踪、尘土、城市以及其他种种在起着重要作用。

培克听到一种压抑的声音。他转身走到窗前，朝庭园里望去。一辆灰黄色的小机器脚踏车几乎是悄然无声地停在马路尽头，一个金发的胖男人跨下座垫，站在那儿看着这座城市。又是一个搜寻者。培克叹了一口气。数以千计的人在寻找，但是有数以千计座象这样易损的城市、乡镇和村庄，把它们一个个搜寻下来真得化上一千年的时间。

“你干得怎么样啦？”克雷格出现在门口。

“毫无运气。”培克嗅了一下，“你闻到什么味道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克雷格环顾四周。

“好象有一股威士忌味道。”

“呵！”克雷格大笑起来，“那是我！”

“你？”

“我只是喝了一口，在另一间房里找到的。象往常一样我推开一堆东西，一堆瓶子，里面一个瓶子里有威士忌，因此我就喝了一口。”

培克瞪视着他，开始发抖了。“这儿，在火星人的瓶子里怎么——怎么会有威士忌？”他慢慢跨前一步，双手冰冷，“给我看！”

“我肯定那——”

“拿给我看，你这个该死的！”

它就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，一个颜色象天空那样蔚蓝，

象小水果那样大小的用火星玻璃制作的容器，拿在手里真显得轻巧玲珑。培克把它放在一张桌子上。

“里面有半瓶威士忌，”克雷格说。

“我看不见里面有东西，”培克说。

“那么摇摇看吧。”

培克拿起来，小心地摇了摇。

“听到汨汨的声音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可听得清清楚楚。”

培克把它放回到桌子上。从侧面的窗户中射进来的阳光照在那精巧的容器上，使上面的蓝色闪闪发亮。这是捧在手里的星星的蓝色，这是中午海湾里浅海的蓝色，这是晨露中钻石的蓝色。

“就是它，”培克平静地说，“我知道是它。我们不用再去别处找了，我们已经找到蓝色的瓶子了。”

克雷格信疑参半：“你肯定没看出里面有什么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但是——”培克弯下身去仔细察看着蓝色的玻璃，“或许我把它打开，倒出来，不管里面有什么，我可以知道了。”

“我把瓶塞塞紧了。这儿，”克雷格伸出手去。

“如果你们两位先生可以原谅我的话……”一个声音从他们背后的门口传来。

那个金发的胖男人拿着一把枪，走入他们的视线之中。他根本不瞧他们的脸，只是盯着那只蓝色的玻璃瓶。他开始笑了。“我极不愿意使用手枪，”他说，“但这是迫不得

已，因为我一定要得到那件艺术珍品。我建议你们允许我顺利地把它带走吧。”

培克几乎高兴起来，这个插曲产生的时间算得太准确了，正如他可能会期望的那样，在打开宝藏之前，让人把它偷了。现在可有希望继续去追逐、争夺，胜胜败败，或许得花上四、五年时间，才能重新找到线索。

“来吧，”陌生人说，“把它交出来。”他威胁地举起了手枪。

培克把瓶子递给他。

“意外，真正意外，”胖男人说，“我简直不能相信事情会是这么简单！走进来，听到你们两个人在谈话，然后就把蓝色的瓶子交给我了。太轻而易举了！”他咯咯笑着，穿过客厅，走出去了。

午夜，火星上两个月亮发出的光芒，清凉柔和地泻在那些已经成了废墟的城市上。汽车在撒满着废物的公路上颠簸着，驶过了一座又一座城市。城市里的那些喷泉，陀螺仪，家具，书本和图画上都撒满了泥灰和飞虫的翅膀。它们已不象是城市，倒象是埋在淤泥里的瓦砾，只有在风的威力所及的时候，偶尔显露一下它们原来的面目，就象巨大的沙漏里的沙子，一层又一层地堆砌起来。沉默为汽车打开了大门，又迅速地在它身后关上了。

克雷格说：“我们永远不会找到的。这些该死的路，这么糟糕。坑坑洼洼，坎坷不平。他开着机器脚踏车，占便宜了，可以绕弯开。该死的！”

汽车以S形开着，躲开那些坑坑洼洼，在破旧的公路上前进，犹如一块橡皮擦，驶过沉睡的土地，扫去了蒙在路面上的尘土，路面上露出了火星上古老的，金黄色和翡翠色的镶嵌物。

“等等，”培克叫道。他减慢了车速，“我看见那儿好象有什么东西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他们调转车头，向后开了一百码左右。

“那儿。你瞧，是他。”

在路边的一个小沟里，那个胖子扑倒在他的机器脚踏车上，一动不动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培克用手电照了一下，那双眼睛是暗淡无光的。

“瓶子在哪儿？”克雷格问。

培克跳进了沟里，捡起胖男人的手枪：“不知道，不见了。”

“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也不知道。”

“车子没毛病，不会是车祸。”

培克把尸体翻了一个身。“没有伤，看来象是自行死去的。”

“大约是心脏病发作，”克雷格说，“拿到瓶子后太兴奋了，他想在这儿歇一下，以为一会儿就会好的，但是这次发作结束了他的生命。”

“但这不能理解瓶子的失踪。”

“有人来过了。天啊，你知道有多少搜寻者在……”

他们用眼睛搜索着四周那一片黑暗。远处，在那闪着星星的夜色中，在那蓝色的山坡上，朦朦胧胧地有一团影子在移动。

“在那儿！”培克用手指着，“三个步行的人。”

“他们一定——”

“天哪，看！”

在他们下面的沟里，那个胖男人的尸体突然自己燃烧起来，开始慢慢熔化了。他的眼睛就象被潮水冲洗过的月亮宝石。脸在火中消失了，头发象爆竹一样发出劈劈拍拍的爆裂声。当他们呆呆地看着时，那胖男人的身体冒烟了，手指也烧着了，然后一个爆裂，就成了一堆燃烧着的碎片，好比是一个玻璃雕像被一把巨锤砸了个粉碎。当晚风把碎片吹上公路时，它们已成了雾气。

“那三个人，他们一定用什么新式武器杀害了他，”克雷格说。

“类似的情况以前也曾发生过，”培克说，“据我所知，过去曾经得到过蓝色瓶子的人，一个个都消逝了。这瓶子传给谁，谁就会消逝。”他摇摇头，“他在火中熔化时，真象无数个萤火虫……”

“你打算追踪他们？”

培克回到汽车里。他打量着那荒凉的土丘和寂静的山坡：“是一件棘手的事情，但我想我能开车尾随着他们。一定得这样！”他停了一下，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我知道蓝色瓶子里装的是什么——。现在，我才明白我最需要的东西就在那里等着我。”

“我不去，”克雷格走到汽车前，培克在黑暗中坐着，双手搁在膝上，“我不想和你一起去追踪三个武装的人，我要活下去，培克。那瓶子对我可没什么用，我不会为它去冒生命危险。但我祝你好运气。”

“谢谢，”培克说着把汽车朝沙丘开去。

夜晚的凉意透过玻璃窗侵入到汽车里。

培克减慢速度，绕过干涸了的河床和洼地，行驶在断崖峭壁间。皓月把两旁峭壁上的神兽浮雕映成了金黄色；这些浮雕，睁着凹陷的眼睛，裂着宽大的嘴巴，象征着火星人的历史。

汽车的轰鸣声震动了大大小小的石块。古老的金色壁雕和石头一起纷纷从山上滚下来，消失在蓝色和凉爽的茫茫昏暗中。

培克一面开着车，一面在追溯过去十年里的那些夜晚。他在海底燃起红色的火堆，煮着费时费神的晚餐。他做过梦，梦想得到很多东西，但又不知道需要这些东西干什么。你走出黑暗跨进光明，离开胎胞来到世界上，但你可曾发现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？

那个躺在沟里的男人呢？他是不是也经常在追求特别的东西？他没有的东西？等待着象他那样的人，或者说等待着每一个人的又是什么呢？是不是真有东西可以向往呢？

蓝色的瓶子。

他来了一个急刹车，拿着手枪，跳出了汽车，弯着身子朝沙丘奔去。就在他前面，三个人整齐地躺在冰冷的沙子上。他们是地球上的人：棕褐色的脸膛，粗糙的衣服，扭曲

的手指。星光照在躺在他们中间的蓝色瓶子上。

培克眼看着三个人体慢慢着火、熔化，消失在蒸汽、薄雾和透明的气体中。不多一会儿，他们就无影无踪了。

水汽湿润了他的眼睛，轻拂着他的嘴唇和脸颊，他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寒冷。

他呆住了。

那个胖男人，死了，消逝了。克雷格的声音：“一些新武器。”

不，根本没有武器。

蓝色的瓶子。

他们把它打开，想在里面得到他们渴望的东西。在那漫长、孤独的岁月里，所有不快活、不满足的人都曾经打开过它，去寻求宇宙间地球上他们最想得到的东西。所有的人都找到它了，甚至包括这三个人。现在才弄明白为什么瓶子如此迅速地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人手里，然后这些人都销声匿迹了。丰收的谷糠在砂地上，在于润的海边飞扬。变成了火焰和萤火虫，变成了雾气。

培克捡起瓶子，把它拿得离自己远远的。他的眼睛亮了，手发抖了。

那么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，他想。他把瓶子转了一下，瓶子闪耀出蓝色的星光。

那么这就是所有的人真正需要的东西？深深埋在内的秘密欲望都隐藏在我们永远无法猜测的地方吗？潜在的冲动？那么这就是每个人通过私下的内疚所要寻求的东西吗？

死亡。

结束疑虑、折磨、单调、贫困、孤独、恐惧，结束一切吧。

所有的人？

不。不是克雷格。或许克雷格是幸运得多。在宇宙中，有些人象动物一样，从不发问，喝着池塘水，生殖、抚养后代，毫不怀疑生活根本不是美好的。克雷格就是那样的人。这种人仍有一定的数量。他们是生活在上帝的手中，生活在广阔的保留地上的快活动物，他们的宗教、信仰就如同是他们身上的一部分特殊神经；他们是无数神经过敏者中唯一神经正常的人。将来，他们只要求自然地死去。不是现在，是将来。

培克举起瓶子。多么简单，他想，多么正确啊！这就是我一直需要的东西，没有别的了。

没有了。

在星光中，瓶子是开着的，蓝色的。培克深深地吸了一口蓝色瓶子里渗出来的气体，吸进了肺里。

我终于得到它了，他想。

他感到浑身轻松，身体变得异常凉快，一会儿又异常暖和。他知道自己正从星星上掉下来，摔在象美酒一样使人沉醉的黑暗中。他在蓝酒、白酒和红酒中游泳，胸口有蜡烛在燃烧，火轮在旋转。他感到自己的手离开他了，腿也有趣地飞走了。他放声大笑，闭上眼睛放声大笑。

在一生中他第一次感到无比的快活。

蓝色的瓶子掉在冰冷的砂地上。

清晨，克雷格吹着口哨走过来，他看到瓶子躺在晨曦中

空旷的白色砂地上。他把它捡起来时，仿佛听到火焰在悄声细语。一群桔红色和紫红色的萤火虫在空中闪烁，最后飞走了。

那个地方静悄悄的。

“该死，”他朝附近一座城市里黑洞洞的窗户望去，
“嗨，培克！”

一座精巧的塔楼倒了下来。

“培克，这儿是你的宝贝！我不要。来拿去吧！”

“……拿去吧！”回声振荡着，最后一座塔楼倒了下来。

克雷格等待着。

“这是财富，”他说，“这个瓶子，可是老培克连拿也不来拿。”他摇了摇蓝色的容器。

里面有液体晃动的声音。

“是啊，先生！正和原来一样，装满了威士忌，老天爷作证！”他打开瓶子，喝了起来，然后抹了抹嘴巴。

他漫不经心地拿着瓶子。

“为这一点儿威士忌费那么大的劲。我就在这儿等老培克来把这个该死的瓶子拿去。现在还是再喝一口吧，克雷格先生。别介意啊。”

在那死一般沉寂的土地上，只能听见液体倒进干渴的喉咙里的声音。蓝色的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克雷格快活地笑着，又喝了起来。